

幸福是碗姜汤面 (散文)

赵攀强

小时候感冒，基本上不看医生，一碗姜汤面就可解决问题。当时生活困难，没钱看病，有了头疼脑热，母亲总会用各种土法将病治愈，姜汤面是最常用的办法之一。

母亲做的姜汤面可谓经典，尽管这种面食配料简单，只需生姜、食醋、麦面三种主料，但做工非常讲究。首先是擀面，这道工序很难把握，厚了缺乏口感，薄了容易扯断。我们不得不佩服母亲的手艺，每次擀出的面片，两指宽，两尺长，薄如蝉翼，柔韧有余。其次

是备料，先将生姜切成小块，剁成细末，越细越好；再将食醋与蒜苗、辣椒、香油、汤料合理调配，浓淡适宜。

感受姜汤面的滋味是在有了记忆以后，以前母亲做过多少次，我并不知道，因为那时太小，什么都记不得了。第一次记住姜汤面是在上学以前，年龄大概是五六岁吧。

那天下午，我突然感觉身体不适，头疼，发冷，咳嗽，四肢乏力。母亲正在洗红苕，剥猪草。她见我有些异常，走过来摸摸我的额头说：“感冒了，等会儿忙完了给你做碗姜汤面。”

我就坐在墙角的小凳上看着母亲干活，只见她在灶房的一口大锅里蒸红苕，在另一口大锅里煮青菜，这是我们一家人的晚餐。饭后母亲又在一大锅里煮猪食，然后提着水桶去喂猪。每逢遇到间隙，母亲都会跑来把我抱会儿，摸摸我的头，挨挨我的脸，使我浑身感到温暖。

忙完了，母亲洗净那口小锅，一边烧水，一边擀面。一块面团，一根擀面杖，在母亲手里变着戏法，一会儿功夫案板上就是一片超薄的大圆盘，然后母亲拿起菜刀，一刀一刀地划下去，每页面片宽窄相等，长短适宜，仿佛件件都是工艺品。母亲作料，刀工娴熟，手脚麻利，在料碗中倒入沸水，香气扑鼻。

母亲在灶台操作，我在灶门添火，锅下柴火熊熊，锅上热气腾腾，红彤彤的火光照在脸上，全身热乎，心里敞亮，那种感觉很自豪。

很美妙，真是童年幸福生活的生动写照啊！

母亲亲手为我捞面、浇汤、搅拌。我端着碗，饥不择食，狼吞虎咽。我被姜汁辣出眼泪，被食醋酸出口水，被热面烫得直伸舌头。母亲说：“吃慢点，姜汤面就要靠酸、辣、烫，刺激身体发汗排毒，逼出体内的寒气，吃完了去蒙头睡一觉，出一身汗就好了。”母亲做的姜汤面太好吃了，那薄的像纸的宽面条，是那样的柔滑可口；那调制精美的姜面汤是那样地酸辣有度，以致于吃了好多还觉得没有吃够。我在那里吃面，母亲站在旁边观看，脸上是微笑，眼里是深情，满身洋溢着幸福，其实我比母亲更幸福。

吃了那碗姜汤面，母亲为我端来洗脚水，帮我洗脚，那水好温暖好舒服。然后抱我上床，用被子连头带脚将我整个身子蒙在里面，四周裹紧，之后又取来一床被子加盖在上面，并叮嘱说：“别动，好好躺着，快快睡着，捂出一身汗就好了。”我躺在被子里，周身暖和，头脚冒汗，不知不觉昏昏睡去。

当我醒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屋里的煤油灯还在亮着，母亲坐在床前做针线活。我问这是晚上还是早上？母亲说已经是早上了，等会儿天就亮了。这时母亲用手摸摸我的额头，亲亲我的脸，说头不烫了，病全好了，让我再躺一会儿，她要去挑水、扫地、洗菜、喂猪，等活做完了再来看我。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是母亲把我叫醒的，她说：“小懒虫，太阳把屁股晒红了还不起来。”说完，用热毛巾为我擦脸，端来一碗荷包蛋，我清楚记得那是打破煮熟的四个土鸡蛋，清汤漓水，外白内黄，里面放着葱花和白糖，味道鲜美。我一口气将其吃完，放下碗筷，活蹦乱跳地跑出去找小伙伴玩耍去了。

尽管上面记述的这些童年往事，距离现实生活越来越遥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样的生活图景却越来越清晰，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让人怀念和留恋，直到永远……

新乡土 新农民 新文学

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作品选

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于2018年10月21日成立，它是由旬阳一部分具有乡土情怀、热爱写作的文学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一个文学团队，旨在通过对乡上的书写用文字唤醒故乡记忆，让文学介入故乡重建。

为了守护故乡家园，保育乡土文化，2012年，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福建正荣公益基金会等多家机构联合发起了“爱故乡计划”。2016年，正式注册成立了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温铁军教授任主任，2017年4月15日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和《十月》杂志联手主办了主题为“从返乡书写到书写返乡”的爱故乡沙龙。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爱故乡文学与文化小组”。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是在全国爱故乡文学小组和陕西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陕西爱故乡文学小组指导下成立的。一个县级爱故乡文学团队，也是继洛南、蓝田、旬邑之后，在陕西省内成立的第四个县级爱故乡文学小组。

在旬阳，有那么一伙以文学为命的人，他们或为普通农民、打工者，或为乡村教师、基层干部。树长安因长期在外拼搏，身体被岁月的风雨摧残得不成样子，但他十分坚强乐观。一方面要应对生存的压力，一方面不变对文学的挚爱，依然坚持写诗歌、小说、散文、评论、剧本，样样都有不凡造诣。程根子早年写作，中途因生活压力，弃文而为稻粱谋。入至中年，终究拒绝不了缪斯女神的诱惑，重拾纸笔，相继出版了中篇小说集《人间真情》、长篇小说《金太阳》。除此之外，还有郭明瑞、冯雪、张先军、马志高等，他们或居家劳作，或外出奔走，不管身居何地，环境好坏，皆不忘挤出时间进行写作。

我们通过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这个平台，把大家聚到了一起。我们在写作中重新审视故乡，重新发现故乡的美之所在，我们在宣传、推介故乡的同时，又在写作上互相激励和共进。

在成立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的同时，我们也申请了“旬阳乡土文学”微信公众号。在“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这个一个团结而纯洁的群里，我们随时进行着关于文学的讨论；在“旬阳乡土文学”这样一个纯文学的公众号上，我们每天都推出有相当质量的乡土文学作品。根植家园，立命乡土。旬阳爱故乡文学小组期望通过写作来追忆和记录，用实践来审视和挖掘，用“乡土情怀”唤起更多人参与乡建的热情，从而为故乡重建、乡村振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金黄的稻穗 (散文)

杨树兴

记忆里老家最美的风景，莫过于一沟两岸零碎的稻田里那些金黄的稻穗！小时候总是被饥饿伴随的童年时光，对于粮食总是心怀敬意的，尤其是水稻。那时天天盼着过年，因为只有过年才能吃上香喷喷的大米饭。

我家住在两山夹一谷的半山腰，山大沟深，全组总共只有两亩多水田，由沟畔贫瘠的小块平地改良而成。落实土地承包到户政策时，爸爸的手气背，有字的阡陌抓着，全家吃米饭的盼头就落了空。可是爸爸却一点也不懊恼，还笑呵呵地说：“没事，你们会吃到米饭的！”

那年冬天，每天天不亮，父母亲就下地去了。趁着朦胧的月光，到沟道里、山坡上搬石头。朝霞映红天空的时候，田边就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晨雾里他们坐在石头上休息，汗水一不小心就从额头滚落下来。稍事休息后，父亲就开始用石头来砌田边的石坎，大块有头脸的砌在外面，小的不耐看的就只能委曲一下，填在穷内。父亲不是石匠，可砌成的石坎还真讲究，大体成直线，小的地方就随弯就弯。于是围成的田块就很有艺术性，长方形的、圆形的、椭圆形的……不一而足。

开春不久，父亲就买回了优质稻种，经水浸泡过的种子生出白色的嫩芽，如刚出生孩子的小手一样白嫩，可爱极了。父亲将芽田灌足水，施足底肥，轮换着锄头、钉耙、耢耙等工具，不到一分地的水田，用了整整三天时间，才把它和成了软乎乎的泥浆，再用脚踩成宽度大致相等的畦，轻轻地撒下谷芽，希望的种子就这样播撒在这块柔软的水田里。

以后的每一天，父亲都要来看很多次，看看田水的浅或满，芽苗生长的胖与瘦，还要用小木棍量一量它的身高，看看是不是又长了一个刻度。当芽苗由白转青，直到绿色完全覆盖了水面的时候，芽苗已长得半尺高了。这时，大田已经让父亲整理得如芽田一样的软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父亲特地邀请了组上几个插秧的高手来帮忙，我和父亲负责牵线，每一颗秧苗都要沿着线插入稻田，稍一偏斜就要重新来过，精细的程度比军训还严格。傍晚，新插的秧苗整齐划一，如国庆阅兵的方阵。迎着晚风，秧苗轻轻摇动着柔弱的叶子，好像在庆祝自己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征程。

渴望收获的日子在我们的期盼中过得很快，被清亮的溪水滋养着的秧苗，在温暖的阳光里疯长，几乎每天都在变化。在正午强烈阳光的照射下，你仿佛能听到它吸水的啧啧声和拔节的

啪啪声。秧苗由嫩黄到青绿，青绿到深绿。当深绿中泛出粉白的稻花时，空气里就长久地弥漫着它的芳香，长长的稻穗从壮实的身子里抽出来，迎风摆动，精致的稻穗如同一串串黄金手链。剥开一颗米，里面已经是米粒了，只是还不成熟，放在嘴里，甜甜的，满嘴都是稻米的清香。

当稻草和稻穗通体发黄时，父亲发出了开镰的号令，锋利的铁刺镰让沉甸甸的稻穗匍伏在软软的泥土上。父亲扬起一大把稻穗，铆足了浑身的劲儿，摔打在大木桶里的架子上，“唰、唰、唰……”，一阵阵“谷穗雨”下在板桶内。黄澄澄的稻谷堆满了板桶，装满了口袋。父亲在村人羡慕的目光里把稻谷全部扛回家，用浪筛筛去大渣，用风扇扇去秕谷，一过称，竟然近乎千斤！

母亲没等稻谷收完，就抢着在石窝里捣出一些新米，给我们做了一顿大米饭，让馋嘴的孩子们尝尝鲜，颗颗米粒晶莹剔透如珍珠，那种清香味至今还在我的记忆里萦绕。

如今，离开了老家，但那金黄色的稻穗，香喷喷的大米饭的味道，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永不停息。

龟蛇镇双河 (散文)

余德权

双河者，地名也。凡两河交汇处，皆可称之。是故京城有之，地方有之；塞外有之，内地有之；陕北有之，陕南有之；白河有之，旬阳亦有之。平凡如此，原不足道。

余所言双河者，早前旬阳双镇之谓也。双镇者，玄、武双神所镇也。自双河口观之，左则龟山雄踞，西岔河绕龟首蜿蜒流转，蛇形而出；右则蛇山迤迤数里，自潘家河绵延而来；龟蛇二山形神俱肖，遥相呼应。神龟昂首，意图龙蛇七寸之处；蛇行眼步，迂回雄龟盔甲之余。一攻一守，缠斗正酣。龟蛇之间，河水阻隔，是以相持不下。古言龟寿蛇灵，阴护一方。是以双河山携仙风，水带灵气，诚然富庶祥和安居之地。

龟山形似穹隆，山高千丈。山顶有石寨遗迹，方圆里许，石门石墙形制尚存，当真一夫当关而万夫莫开，与庙坪之焦山寨遥相呼应，传言为北宋杨家将焦赞屯兵之所。寨中有井，开口尺许，深不可测。无论旱涝冬夏，井水不溢不竭。有好事者坠绳以石，三五百米未得究竟，似与河心相通。石寨东门，原有千年老君古树，主干斜出，树冠似盖，绝类黄山迎客松，远近可见，亦为龟山一景，惜于某年萎枯，今已不复存焉。

建国初，疏河道，开山石，兴水利，大跃进。由是斧劈钎削，火炙药烹，神龟首身异处，遂得良田百亩。传言民工曾于山底得石龟五，一四大四小，栩栩如生。农户刘某家藏之，余未能亲见，前安报主编良曾撰文以记之。龟首前碧荷金稻间，原政府所在地，后机构裁撤，渐次萧条，不复往日风光。

蛇山自潘家河绵延而来，初极雄壮，至此地渐次削减，只剩嶙峋瘦骨，然愈加曲折灵动，几类蛇信。堙口旧称上街，有骡马古道，自古为陆路出省通衢。街中卵石铺路，青石台阶，苔藓丛生。两侧房屋依山而建，木板木门，雕梁画栋，住户多孙、詹、敖三姓。商铺、药堂、学校、粮站、银号遍布其上，人来车往，繁荣一时。河畔旧为菜场货栈，每日有韩家时蔬、张家白肉、汪家凉皮叫卖，有戴家钟表彭家理发刘家服饰山宏百货。有

名誉 (小小说)

张先军

她又向前推进了几步。她双手扶着轮椅后背，腹部贴在椅背上，有人给她递了个塑料凳子，她接过凳子，谢了。她只是把凳子放在脚跟前，婆婆让她坐下，她说：等会儿吧，这会人多，怕把你挤了。

正式影片放映前，屏幕上首先放映了一段儿她给婆婆洗脚的视频。婆婆看着看着，猛地抬起手，指着屏幕说：“那不是柱子他妈吗？”她说：“是的！”婆婆又问：“咋得了，也瘫了？”她连忙捂住婆婆的嘴，低下头，把手卷了个半圆形，对着婆婆的耳朵悄悄地说：“人家柱子现在是村主任，媳妇儿红着呢！”

广场上静了下来，屏幕上的视频，敲着每个人的心。婆婆忽然觉得脸颊上滴了一滴水，像是雨。婆婆仰望天空，弦月如勾，繁星璀璨。婆婆忍不住把那点雨擦掉，只是很不自在地动了动身子。

婆婆说：“累了就不泡脚了！”她说：“妈，咋得了？再忙再累，每晚泡脚是必需的，宁可少吃一顿饭，也

不能少泡一次脚，这不，你不是说腿上都长肉了呗！”婆婆笑笑：“好！洗！洗！”她把粉碎过的草药，装进小布袋里，再装上一个小石块，小石块是提前选好的，是在河滩上捡的鹅卵石，大小适中。大了，草药沉入壶底，容易熬糊；小了，草药浮在水面，效果不佳。她装好，压实，用针线封口，放在滚开的水壶里，小火熬上十几分钟，倒入脚盆，兑水，调温。她很清楚，不能烫了，婆婆的脚最怕烫。她把婆婆的脚泡进脚盆，为防止散热，用一块塑料布把盆捂了个严实。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她用干毛巾把婆婆的脚擦干，放在婆婆的大腿上，用一边薄的竹片，把婆婆的脚上左右，昏昆缝缝，刮了一遍又一遍。她又拿起指甲刀，摸了摸脚趾甲，不长，只剃了脚趾甲缝。

她有气不紊地做着，还是那么细心，还是那么熟练，不同的是往日娘俩不停的摆些家常，说些闲话，今天两人都找不到话题。婆婆心里明白，这都是那段视频在挠她们娘俩的心。

她把婆婆抱到床上，安顿好了，又按了按被角。婆婆拉着她的手说：“孩子啊，我们不图那个？”她忍了片刻，踉后懂事地点了点头，乖乖地回答道：“嗯，我们不图那个！”

重锤 (小小说)

吴有臣

舒康诊所在这座小城开办三十年余年，生意一直不错。来这儿看病的患者一是看重程医生那精湛的医术，二是看重程医生那颗宽厚的仁术之心：处处都为患者着想，能用五分钱医好的毛病绝对不让患者花费一毛；能用偏方治好的毛病绝对不会让患者抓药；能用口服药物医好的疾病绝对不会让患者输液。他对那些弱势群体也关爱有加，不仅不收任何费用，而且还经常对他们生活进行接济。如此一来，方圆百里有口皆碑。尽管诊所每天门庭若市，可他一年到头手上也并无多少积蓄。

看到那些没开几年就腰缠万贯、挥金如土的诊所，妻子莲花心里真不是滋味。她经常在程医生耳边唠叨：我们是诊所，不是福利院，你不能光看重名声，还要考虑考虑经济效益。毕竟我们也有负担，还要食人间烟火。你想开福利院，现在还没那资格！你看那中街的李医生，才开业几年啊，现在房子、车子、票子应有尽有。每次去个病人，不管咋的就先把吊瓶挂上，然后一拖就是几天，一个普通感冒不花上千儿八百别想治愈！我们虽然不能像他那样心黑，可让患者花个三五百总该可以吧？程医生气愤地说：“你就知道钱！还讲不讲医德？随便挂瓶等于慢性自杀，你懂吗？”

莲花不屑一顾地说：“你就是个救世主！现在哪个诊所不是这样？榆木疙瘩！”程医生一声不吭，又在潜心研究他的偏方了。

一天，程医生有事刚刚外出，就有一位老头前来就诊。这老头患有慢性胃炎，是这儿的常客。莲花觉得这是她大显身手的绝好时机。就对老头说：“你这慢性病，长期服用一种药物容易产生抗体，效果不大。要想彻底治愈，非下重锤不可。俗话说，重病需得猛药治。”

老头疑惑地问：“怎么个下法？”莲花说：“我给你推荐几种刚到的新药，你坚持服用一周，准好！”

老头把莲花盯了半天，半信半疑地说：“你会治病吗？你有从医资格证吗？你可别把我的老命给治没了。”

不过是一张应付检查的纸，与手工艺无关。你看那么多开车的，难道人人都有驾驶证吗？”

老头被驳得哑口无言，提着药慢慢地走了。

老头走后，莲花心里格外舒坦；虽然她不懂什么医学、药理，但她把凡是能治疗胃炎的药物都给老头用上了。而且她坚信：盐多不坏酱。一种药物治疗不好必然会有另外药物发挥作用。按照这种治法，不出两年，也会财源滚滚了。

事情有时就那么蹊跷：一个多年在程医生手上没有治好的毛病居然让这重锤给歪打正着治好了！莲花立马成为街坊邻里谈论的热点人物。有的说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没想到莲花的医术竟然在程医生之上！也有的神秘兮兮地说程医生之所以“手轻”，原来他有他的算盘呢！程医生生气地对莲花说：“你这种治法迟早都会出事，现在没出她属侥幸！有这样给病人用药的吗？虽然表面上起了作用，但又给患者身体造成多大的危害你知道吗？”莲花嘟囔道：“有这么玄乎吗？广告看多了都会治病，少在我面前卖关子！”

这天，天气晴朗，朝霞灿烂。程医生刚刚开始坐诊，一位中年妇女进来了。她开门见山就要莲花给她瞧病。程医生笑着说：“你这毛病她把握不住，小心误事呀。”中年妇女把脸一沉，话中有话地说道：“程医生，我很敬重你的人品，也很看重你的医术，可你给我治了这么多年也没治出个所以然。你妻子虽然下手重一点儿，可总体算下来比在你手上要省许多啊！”

程医生当时气得浑身发抖、黑血直冒。这不是在讥讽我“以病养医”而专门搞放长线钓大鱼吗？我程某人难道在百姓眼里就是这么个形象？他连说了两声“罢了罢了”走出门外，双拳抱头坐在枇杷树下。再也没有比遭人误解更难受的事了！莲花这时像一位凯旋的将军向他抛来傲慢的微笑，并炫耀的把几张红色的钞票弹得“噼噼”作响——

可这种做模式的微笑并没坚持多久，第二天中年妇女就被儿子用车给送来了。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有气无力地躺在那里抽气。莲花赶紧把她送出大医院就诊，诊断结果是：药物过量，急性中毒！

用文字唤醒故乡记忆 让文学介入故乡重建

丰德勇